



月亮湾，诗意的栖居

丁美科

力存原来风貌，在仙人冲和月亮湾先后打造了霍山仙人冲中国画家村和霍山月亮湾中国作家村，这都是非常有前瞻性的做法，而且也发挥了很大效益。

据介绍，1964年，受当时国际环境的影响，我国开始大规模建设军工企业“三线厂”。1965年初夏，太阳冲周边选址兴建“三线厂”，取名“淮海机械厂”。1994年全部搬迁合肥、蚌埠等地。

2017年10月30日，著名作家王蒙亲自为中国·月亮湾作家村题写了村名，并领衔作家代表团亮相参加作家村“开村”仪式，著名作家张炜、谭谈、彭学明、刘醒龙、毕飞宇等参加了盛会。2018年9月5日，中国文联主席、中国作协主席铁凝率中国作协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主题采风暨“全国知名作家看安徽”活动采风团一行来到霍山县开展创作采风活动，先后来到月亮湾作家村和仙人冲画家村考察指导。两年来，作家村和画家村先后吸引国内知名艺术家们来此采风创作，既为艺术家们提供了优质的创作环境，又增加了霍山的美誉度，也为地方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带来了极大的推动力。

文人思静。中国文人，除了儒家思想以外，往往更渴望一种任运的智慧精神和一种天人合一的浪漫精神，所以对“诗意的栖居”情有独钟。霍山月亮湾中国作协村完全可以满足中国文人对诗意的所有想象。“印象三线”，创意非常好。这里的山相对起伏不大、水四季流量不同、山上杂树丛生树种交杂、春夏秋冬四季分明，特殊的气候特征使大别山分水南北、长峰秀岭、飞瀑流泉、山高月小、湖月山花，无不是文人放怀之处。一窗明净，独对大自然中的万千景象，在雄奇幽深的境界中去领悟自己对大千世界的深刻感受，在大自然瞬息万变的境界中去发现怀孕的大美至真，去构想烟云吞吐、迷茫空的艺术世界，这是文人的快意之处！那云飞烟动、草木含情、流水有声画卷后的禅境，让人既高山仰止又望峰息心。

清人张潮在《幽梦影》中说：“文章是案头山水，山水是地上文章”。中国人以诗意的目光看待世界，在生命的浸染下，大千世界，森罗万象，都成了和人的生命息息相关的生命，一种贯彻天地人伦的精神，一种创造的品质。月亮湾坐落在群山怀抱之中，“前有照，后有靠”，这里有一条溪流是生命之源，后面

是大山可以挡住狂风肆虐，这里是安居乐业的“桃花源”。参加此次创作活动，再次邂逅许辉和董静夫妻。2017年，时任安徽省作协主席的许辉先生是月亮湾中国作家村的发起人，他们夫妻到处说他们是六安霍山人，因为他们他们是月亮湾中国作家村的村民，这份对六安、对霍山的厚爱令人感动。

毫不例外，我和我喜欢的皖西文友们又相聚了。市作协曾经在裕安举办过两次重大采风活动，我都是服务者，所以我基本认识“所有的人”。我们亲切地拥抱、握手，交谈近来的学习、创作情况，交谈孩子的成长，我们是彼此幸福的“见证者”，我们共同拥有一个友爱的“大家庭”。

月亮湾，一个可以诗意栖居的地方，我们一定还要来！



本栏图片 除署名外由本报记者 徐缓 摄

初识溪园，在深冬。

岁末，有约参加市作协的机缘，我们来到大别山腹地中国·月亮湾作家村，来到溪园。

在四面环山的山坳里，有一块形似月牙的开阔地，一排排灰砖黛瓦的两层老房子，横来竖去，依山而卧，或枕溪而居，朴素而庄重。月亮湾中间溪水环抱的大概就是溪园了。因今年罕见的天旱，溪水断流，几滩水泽处，几只白羽鸭子在水边漫不经心地梳理妆容，岁月静好的样子。



从枕溪山房拾级而下，漫步溪园，一池睡莲风姿绰约，妥帖地老去，但仍留得残荷听雨声。绕过花台，步入溪园书院大门，书香扑面而来。一座十几米高的月牙形书架顶端，王蒙题写的“月亮湾作家村”几个金字在暖黄灯光的映照下，熠熠生辉。书架上大小不等的方格子错落有致，王蒙、毕飞宇、谭谈、许辉、储福金等名家雅照分布其间，只觉得浓浓的书香包围了我，占据了，浸染了我。我放轻脚步，生怕惊扰了这里的读书人。

书房里灯光柔和，布局雅致，每张书桌上都摆放一只古意的陶罐，随意斜插上几枝干花。我在一张书桌前坐下，冬阳从窗棂倾泻到书本上，触目可及处，皆呈暖色，翻开面前一本书，感觉自己豁然灵魂澄澈，没了俗心。如果可以，在溪园，做个读书人，做个书香女子，多么的好。读着书中的句子，心河解冻，溪流潺潺，春暖花开。是的，都说读书人总能先人一步抵达春天的。

沿半环形楼梯上了二楼，临窗画架上摆放了一排水粉画，写意了月亮湾的四季美景，沉淀了溪园的书香。我仿佛看到了满架的旧时光，我知道，那些旧器物是有温度的，是月亮湾溪园文化的渊源和载体，也是红色土地上大别山人勤劳和智慧的见证。

出了书院，沿着步道，绕过一片青青的菜畦，见一尊梯形浑圆黄色的矮石墩，形似佛身，岁月无惊，稳稳地打坐在溪边草地上，“溪园”两个鲜红大字跃然石上，落款是中国·月亮湾作家村的发起人、安徽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协原主席许辉的亲笔题字。几年前，许辉夫妇牵头的山区文化扶贫，让月亮湾三线老厂房华丽转身，变成大别山里最大的农村图书馆。可以说，溪园是书香的，禅意的。

溪园石对面是一间竹木山房，山房中央摆放一架沧桑老旧的石磨，磨盘是中原农业文化的产物，通常是在年关，在皖北地区，过年都要磨豆腐。记忆深处，一帮孩子在磨坊里追逐嬉戏，男人不紧不慢地推磨，转走了一年又一年。女人握着木勺，勺里舀着满满的黄豆，倾倒在磨盘中央的勺眼里，白花花的豆浆汩汩从磨盘四周溢出来，溢出年的味道、年的幸福。磨盘远去，常常午夜梦回，一副磨盘，像是一段故乡的时光寄存在这里。与粮食相关联的磨盘，展现的其实是农人坚韧勤劳的精神。

月亮湾人是好客的。用过丰盛的晚宴，我们回到溪园东南寄宿的地方。推开溪边竹篱栏门，过石板桥，对合而建的两层灰瓦房一头倚着山坡，一头枕着溪水。山房没有楼梯，拾级而上十几级灰砖铺排的台阶，便上了一楼，再顺着山坡上十几级台阶就是我的二楼。打开木门，房内布置别致，温馨如归。干亮亮的原木地板，人字架木板吊顶中间垂挂一盏竹篾罩灯，空调取暖。冬夜翻书，窗外霜花与月华皆

遇见溪园

喻本荣

美，捧起书本，内心也澄澈如月。熄灭了灯，月光朗朗地照进来，铺满木屋。真可谓“吹灭读书灯，一身都是月”。

就这样，匆匆来过，来过溪园。来不及探问太阳冲、东西溪、月亮湾、溪园、印象居、枕溪山房等这些诗意名字的来历，也许每个名字的背后都有一段云水青花的故事。只此一而之缘，便喜这朝夕。我们还想来，听溪园春水潺湲，喜鹊叫枝；看层峦叠翠，山花烂漫，或是林花谢了春红之后的层林尽染；寻找夕阳下，头白的芦苇，妆成一瞬的红颜；更想在冬天的溪园，有一场遇见，遇见一场黄昏的雪。

在溪园，做个闲闲读书人，读到衣襟带花，岁月风平。人生四季，无论风雪雨晴，执一卷在手，总有，美景可期。



家乡的年

廖鹏程



关于年的话题和文章非常多，各地、各民族年的习俗也不一样，五彩缤纷，各具特色，但相同点都是为了合家团圆，祈盼来年风调雨顺，家庭幸福安康，人民安居乐业。我的老家，金寨南溪镇乡下的一个小山村，年又是怎样的呢？

小时候，常听大人们说，“吃了腊八饭，就把年来办”。意思是过了农历腊月初八，年越来越近了。为了过好年，就要准备“年货”，打扫卫生、添置新衣等，去迎接人们心中最大、最隆重的节日而忙碌着、准备着……

为过年而准备诸多事项中，排在首位的恐怕算是吃的了。进入腊月份，在我的老家，几乎家家户户都要宰一头年猪。一般都是利用蔬菜米糠、五谷杂粮且熟食喂养一年以上的黑毛猪，不肥不瘦，肉质鲜美，味道极佳。猪肉经腌制并简单晾晒后，挂至火堂上方熏烤，做成腊肉，保存时间较长。

除了准备腊肉外，还要请师傅挂挂面、漏粉丝，自家酿米酒、打糍粑、做豆腐、炸园子，在几户人家公用一个池塘里，大家一起逮鱼，大小搭配均分。接近年关，还要宰杀一只大公鸡或老母鸡。这样一个家庭，为过年准备吃的就差不多了，其余糖果瓜子等，在年关时到镇上买一些。之所以把吃的放在首位，我想是人们辛苦劳作一年，除回味品尝自己的劳动果实外，也是为正月期间，招待家里来的拜年客人。

为过好年，房前屋后卫生必须打扫干净，特别是在腊月二十三，即“过小年”这天，更注重清扫室内边边角角的卫生。一般总是全家动手，女主人系着围裙负责洗刷锅碗、清洗衣服被褥；男主人戴着草帽、口围毛巾清扫房顶面积灰；小孩做力所能及的活儿。到了晚上，男主人还要在灶台上，放置几块糍粑、燃纸点香，口中念念有词，名曰“祭灶”，希望“灶神”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主要是希望来年家顺无灾，平平安安、寄托了人们的美好愿望。

那时，人们不太富裕，为了过年，再怎么拮据，全家老小，都要缝制一套新衣。这对于孩子们来说是非常高兴的事，通常是在大年三十的早上，换上新衣，穿上母亲做的新布鞋，心情万分激动，到村口走走，出门转转，互相打量，看准的衣服合身漂亮。得到公认称赞的，当然心花怒放。这是当时社会条件下，人们期盼美好生活小小愿望和真实画面。

除夕这天，接家神、祭祖先，是过年必不可少的环节。即把煮好的“元宝”（即猪头）和猪尾（喻为有头有尾，表示圆满）放至大木盆中，在元宝上粘一小块红纸，在红纸中间插上一双筷子。准备好后，放置堂屋四方桌上，然后点香、斟酒、烧纸、磕头，意思接自家祖先回家过年，小孩子们则燃放鞭炮和烟花。爆竹声声除旧岁，一年就在这爆竹声中渐行远去。

贴春联，即贴“门对子”，全国各地基本一样。但听大人说过，如果有欠别人钱到底还没归还的，只要春联贴上后，债主就不登门要钱了，意思是让别人过一个安稳年。还有，如果当年家里有去世的人，过年不贴春联或使用白纸，第二、三年使用黄、绿纸对联，且对联文字也有讲究，意为守孝三年，直到第四年才能使用红纸。这个习俗的传承，是人们对已故亲人的怀念、寄托哀思。

年越来越近了，如今家乡的年也在发生着变化。改革开放四十年，今天农村人们经济条件、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人们常说，“现在平常吃的，就跟过年一样”，新衣随季而换。因此，现在人们过年，不再花长时间去准备年货，大多从镇上购买；各家宽敞明亮的楼房，卫生清扫更加方便；餐桌上酒精炉代替木炭黄泥炉；玻璃转盘大圆桌取代了四方桌；吃的有腊肉、圆子、炸鱼等传统菜肴外，也增添了过去冬季难以吃到的各类蔬菜；水泥路四通八达，几乎到各家各户，从小时候穿新衣的高兴，变成了路上、村头轿车品牌比较的喜悦；除了看看央视春晚，每人拿着手机发微信、抢红包。从我家乡这个小山村的变化，能到人们正满怀信心地奔向全面小康社会。

母亲打电话说，老家的板栗红了，回家吃公鸡烧板栗吧！

自然要回去。我居住在舒城县城，老家是离县城50里的一个小村庄——牛角冲。小村庄四周群山环绕，从高空俯瞰，形似牛角，因此得名。

一路风光旖旎，在村水泥道上，看到一个清瘦矍铄的身影，是文老奶奶。

想到十多年前的桩趣事。2001年，我从北京回来。文老奶奶跑到我家问“北京比汤池大吗？”汤池是十几里开外的一个小镇，也是老人当时去过的最远的地方，见识到的最热闹的集镇。

我无法解释，只能说北京比汤池大，比舒城大，大很多很多。

牛角冲山清水秀，却闭塞，交通很不便捷。离公路还有很远的一段乡间小路，坑坑洼洼，偶有拖拉机突突驶过，扬起一阵灰。在这样的路上行走，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脚泥。

村民买生活用品，要到5里外的枫香树街道。说是街道，也就一条街，大多数时候都是冷清的，寥寥的几家店铺。再远些，15里以外，就是老人曾去过的汤池。汤池有青石板铺就的老街巷道，走上去幽深幽深的；有一家挨着一家的店铺，里面的商品也品种齐全。

更繁华的50里外的舒城县城，文老奶奶没去过。搭乘公共汽车到舒城要8元车费，来回就是16元。太贵了，舍不得。很多时文老奶奶一样的老年人，头顶的最大一块天空就是汤池。拿北京和汤池比较的，大有人在。

2012年，全县开通一元公交。“全县一个价，上车一块钱。”年满70周岁的老年人，还可以免费乘车。这一年，文老奶奶75岁，第一次乘坐免费公交到舒城，老人狠狠地逛。从飞霞公园到慈母宫，从飞霞大市场到鼓楼街。世界这么大，她要好好看看。

人活的，原本就不是年纪，而是心态。只要心态不老，人就永远不会老。老人乘免费公交遍逛舒城大街小巷，还游览了万佛湖，坐着游船领略湖光山色。

这不，听说舒城最近在举行广场舞大赛，此等热闹，岂能错过？挥手作别，看着她几个本家婶子说笑着上了公交车。

小元叔叔在他的新屋门前，早晨的阳光斜斜照射，他整个人沐浴在朝阳的金粉里。他头上戴着一顶红色太阳帽，窗玻璃上贴着红红的福字。看到我，他咧嘴笑了。他的笑，如同云罅中的光亮，晶莹剔透，照得人心底一暖。

小元其实应该叫老元，只是全村都小元小元叫惯了。他70多岁，智力欠缺，儿无儿女。从我记事起，他就一直住在路边的一所破房子，土墙，茅草顶。狗尾巴草也来凑热闹，一丛丛一簇簇，聚集在屋顶上，春天翠绿色，秋天枯黄。泥土墙外涂抹的一层白石灰一块块掉落，斑斑驳驳，像油画。他是孤寡老人，可以住养老院。人们强行着把他连行李搬到养老院，他大叫大嚷，死活不肯。没办法，只能任由他又抱着几件衣服回到草棚。

去年一场大雪，茅草棚在风雪中摇摇欲坠。村干部担心大雪压垮草棚，好几次踩着梯子划掉屋顶上的雪。

村干部终于下决心要给小元叔盖新房。趁着他出去捡垃圾，几个人手脚麻利搬出旧屋东西，就近搭好一个塑料大棚作为临时住所。挖土机铲掉草棚。紧锣密鼓开工，一个多月以后，小元搬进新房过年。

中午餐桌上摆上了公鸡烧板栗，袅袅的香气渗透到周遭每一寸空气中。饭后和父亲聊天，聊到文老奶奶，聊到小元叔。父亲一会“没想到”，一会“心满意足”。



张春苗 摄

民生，让日子喜气安稳

张春苗

我的父亲近些年有两句口头禅“没想到”和“我心满意足了”。每每酒酣耳热之际，他总会用“没想到”三个字打开话题。酒终人散之时，又爱用“我心满意足”来结尾。平时的闲话家常，也时不时蹦出这两个金句。

别以为老爷子是退休老干部在颐养天年，他只是个70多岁的乡下老农，且文盲。“我心满意足”这个有书卷气的词语，不晓得他是如何学会的。父亲在十几年前的一场爆炸事故中，失去了半个左臂和半个右手掌，日常生活仅靠右手残存的三个手指。我的母亲也是残疾人，她是小儿麻痹症，腿脚不方便。

父亲却对他目前的现状满足得很，常不加掩饰地、大张旗鼓地宣扬着他的满足和幸福。

文盲父亲，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得，这让他遭遇过无数的尴尬。他朴素的理念，不能让儿女如他一般成为睁眼瞎。没想到，我们兄妹俩竟一路顺风顺水。哥哥大学毕业后，留在河北某医院做医生。我师范毕业，在县城当小学老师。别人打趣他：“老张，你总算‘柴桩发柴，草桩发草’，没想到现在儿女都有出息了。”“我也没想到。不过，现在技术发达，能嫁接，草桩也能长柴。”他的得意之情溢于言表。话锋一转，他又感慨自己没赶上好时代。

父亲年轻时脾气很不好，留给我的童年回忆很不温和。对我们兄妹二人，动辄打骂。现在对孙女却极其温柔，典型的隔代亲。这几年，父亲总在老家安徽和河北儿子处两地奔波。火车、高铁、飞机，各种交通工具，父亲都尝试过。上千里，坐火车，舒服一觉就到站。坐飞机，新鲜劲还没过，就要下飞机。还路过北京，顺道去过毛主席纪念馆。他常常重三倒四地

叨叨“北京真大，飞机真快，这辈子能看到毛主席，心满意足了。”

怕老了给儿女添麻烦，这几乎是父亲这一代人的通病。近年来，村里交了养老保险。老了，可以领取养老金；病了，有医疗保险。父亲七算八算，算的结果是不会给儿女带来多大的经济压力，他脸上溢满那种很安心的微笑。

走在小村里，听到无数的叔叔都如我父亲一样，都爱唠叨着“没想到”，这几乎成为他们共同的口头禅。他们都喜欢在从前和现在来回穿梭，反复比较着、感慨着。这是一种缠绵不绝的回忆，更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满足。

临走时，妈妈把剥好的板栗和菜园里的那些菜蔬塞到后备箱。板栗的甜香，蔬菜的清香，氤氲开来。民生工程让这些凡俗尘世的普通人，如文奶奶，如小元叔，如我的父亲，都过上了喜气安稳的日子，每一个日子都充满了馨香。

纪事

本栏责任编辑：徐缓

E-mail:WXRE-xuhuan@163.com

承印：皖西日报社印务有限公司